

海外故事

我来帮你擦鞋

◆ (美国) 马奇·哈拉
华汉钧(编译)

我仍处于极度的震惊中，跌跌撞撞地来回走动，不能决定该把哪些物品装进行李箱。那天傍晚，我接到家乡密苏里打来的电话，电话中说我哥、嫂子、小姨子，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共5人在一次车祸中丧生。“尽快赶回来！”妈妈在电话里央求道。

我心急如焚，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过去。不巧的是，我和丈夫拉里正准备搬家，这几天我们正在装箱打包需要运走的物品，屋里一片混乱。极度悲伤的我想不起来，出行需要的行李该从哪个箱子里取。

卧室里，拉里正在打电话预订第二天早上的机票，我则在屋里四处徘徊，无精打采地收拾行李，妈妈悲伤的话语不断在耳边回响：“比尔走了，玛丽莲也走了，琼和她的两个孩子……”噩耗就像一团棉花堵塞了我的思维。这时，拉里好像对我说了些什么，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穿过客厅，跑向卧室，却被椅子绊倒……

按照拉里的安排，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七点离家。然后，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，

说我们奔丧去了。偶尔，有人要和我说话。“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，请告诉我。”那人善意地说道。“非常感谢。”我回答道，但我想不起来自己需要什么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凝视着天花板。

拉里正在与唐娜通话。我和唐娜只是普通朋友，我们会在周末一起带孩子上托儿班，平时不常见面。唐娜与她的丈夫艾默生平时都很忙，他们有6个小孩，孩子年龄从2岁到14岁，家里的“托儿班”就让他们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很高兴拉里能想到告诉她，下个周末我不能和她一起去托儿班了。

我坐在那里时，女儿梅甘抱着球冲了进来，儿子埃里克追逐其后。我想，这么晚了，他们应该上床睡觉了。我跟在他们后面进了客厅，双腿却仿佛灌了铅，不得不疲惫地坐在了沙发上。这时，门铃响了。

我无力地站起身，缓慢穿过房间。开门看到一位略显瘦小表情平和的男人站在门廊上，他就是唐娜的丈夫艾默生。

“我来帮你擦鞋，”他说。我一头雾水，

请他再说一遍。

“唐娜得在家照顾宝宝，”他说，“但我们想帮助你们。我记得当年我父亲去世时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孩子们的鞋子擦洗干净，他们穿着锃亮的鞋子去参加葬礼。这就是我现在要你们做的事情。把鞋子都拿给我吧，是所有的鞋子。”

他提起擦鞋我才想到鞋子。上周末去教堂参加礼拜后，埃里克穿着新鞋却不走人行道，调皮地在泥泞中跋涉。梅甘走路总爱踢石头，鞋尖都破了。回家后，我把鞋子扔进了洗衣间，准备回头擦洗，结果却忘得干干净净。

艾默生在厨房地铺好报纸，在一个平底锅里充满肥皂水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旧刀，从水槽下找出一块海绵。我把拉里常穿的鞋子、我的高跟鞋和平底鞋，孩子们的鞋子都找了出来。拉里则拆开了好几个搬家用的纸箱，找出了鞋油。

艾默生坐在地上，开始擦鞋。看他干得聚精会神，我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。我对自己说，先洗衣服。洗衣机工作期间，我和拉里帮

孩子们洗澡，然后把他们安置到床上。直到我们清洗完晚餐碗碟，艾默生还在擦鞋。他一言不发，专心致志。爱的力量使我热泪盈眶，逐渐冲刷掉我心中的烦恼。

工作一项项完成，我走进洗衣间，把一大堆洗好的衣服放进干衣机，再回到厨房时，发现艾默生已经离开。一堵墙边，我们所有的鞋子整齐地排成一行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我后来发现，艾默生甚至把鞋底都擦干净了。当我们第二天离家去机场时，全部家务都已办得妥妥帖帖。

在我们被巨大悲伤淹没的日子里，一个平和的人跪在厨房地，用一锅水清洗我们的鞋子，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。现在，每当我听说熟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，我不会问“有什么我可以做”，而是会试着找到一项适合这个人需要的具体任务——比如洗车、把狗送到寄宿犬舍，或者在葬礼期间帮他们看家。如果那个人问我“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？”我会回答“这是因为有人曾经帮我擦过鞋。”



■ “稍候片刻” (比利时 卢克)

失败的比赛

◆ (美国) 乔治·格罗顿
李安章(编译)

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我在亚特兰大的一家棒球厂当推销员，后来我们的经理辞职了，老板就决定从我们6个比较优秀的推销员中选拔一个人继任。

为了找到合适人选，老板设置了一个比赛项目。他把我们分成AB两组，每组3人，要求我们相互合作翻过一堵高墙，先过去的那一组胜出，进入第二轮决赛。而在决赛中，第一个翻过墙去的人将被提拔为经理。比赛开始后，我们很快搭人梯让一个组员先上墙头，再连拉带托地让第二个人爬上去，然后前两个组员把第三个组员拉上去……

第一个环节是我们小组获胜，但进入第二轮决赛时问题来了，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第一个翻过那堵墙的人，自然不愿意帮助别人先爬上墙头。我们相互计较着，结果谁也没能

翻过那堵墙，就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，老板走过来：“时间已经到了，你们没有一个胜出，所以你们全都未能竞得经理职位。”老板接着叹气说：“你们这样不懂合作的人，我真是太失望了。”最后，老板从外面聘请了一个经理回来。

我猜想，老板当时一定认为自己特别高明，但其实我觉得真正失败的是他自己，因为他把“合作”的意义完全搞混了。人们互相“合作”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参与者需要承担一定的付出，甚至作出某些牺牲，但最终的目标必然为了“共同的成功”，而不是为了“让某个人成功”。

我在不久后辞职离开了那里，很多人都说我是因为没当上经理才离开的，其实，我只是为了离开一个失败的老板而已。

一场捉迷藏的游戏

◆ 邓笛(编译)

人生真的如一场游戏。一场捉迷藏的游戏。

每个人的内心里都躲藏着另一个自己。这个看不到的自己时刻附在身上，却又不与你见面，甚至一生都不让你看到其真正的面貌。这另一个自己躲得很巧妙，他知道你一般看高不看低，求远不求近，误认为他必定是在远方或在别人趋之若鹜的地方，于是你在世俗的操场上不停地奔波寻找，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

有什么方法找到他吗？建议你分析一下自己的优缺点，然后用笔写下来。写优点时，不是要你写自己多么勤奋或多么善良，而是要写下你的优势，即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比如，你对单位有着怎样特别的意义？有什么能让单位觉得你是特别的？你在回答这些问题时，实际上就分析了自己，也就可能找到了另一个自己。

你还需要分析一下自己的弱项和缺点，不把这些弱项和缺点找出来，它们会变成你生活中的问题。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就好像硬币的两面，失败的背面就是成功。

为什么要找到躲藏的另一个自己呢？是为了了解你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这是人生的关键。找到他，生命才不会虚度。

你的工作能激起你的激情吗？这是让你一早醒来就迫不及待想要投入的事业吗？如果不是，什么事情会让你如此呢？每个人一生中都有相对贫相对富的时候，都有相对忙相对闲的时候，都有社会地位相对高相对低的时候，但是你是否快活，并不与这些直接相关。找到另一个自己，就能找到生活的意义。



快乐城堡

严重刑案

◆ 李克红(编译)

约翰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那里一共只有七户人家。由于这个村子的地方太偏，自来水公司不愿意向那里供水，村里也没有水井，每户人家都要去3英里外的小河运水，这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

约翰决定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挖一口井。在完工的那天，他高兴地对一个邻居说：“有了这口井，我们就都不用去运水了，这样就相当于给每户人家都增添了一个人手，七户人家就相当于增添了七个人手。”邻居听后，连连说有道理，并且非常高兴地

告诉了更多的人——约翰家挖了一口井，能给每户人家增添一个人手，七户人家就增添了七个人手。

人们听后都很高兴，口口相传，有些人趁着去镇上买东西的机会，在镇上的酒馆中分享了这件值得开心的事。就这样，传来传去，镇上的人也都知道约翰家打了一口井，就像是增添了七个人手。最后这个消息甚至还惊动了警察局，警察们开着警车，带着法医一起来到了约翰家。村民们都非常奇怪，过去警察从来不来这个村子，今天居然



心灵驿站

两条拼花毯

◆ (美国) 邦尼·贾维斯
袁长燕(编译)

刚洗完澡的金发男孩，穿着干净睡衣裤，奔向沙发，一屁股坐在拼花毯上，等着爱看的电影开播。他让妈妈给他拿一条“爸爸的毯子”。妈妈又拿出一块拼花毯扔给他。这一幕在利亚姆的生活中司空见惯，但他的生活又有点与众不同，因为一位不可替代的人已经离他而去，他的爸爸米切尔一年前因煤气中毒而丧生。

利亚姆的妈妈瓦内萨在丈夫去世后，时常睹物思人，有好心人劝瓦内萨“扔掉”米切尔的衣物。然而，生活的剧变让瓦内萨一片茫然，难以做出决定。她既不想扔掉米切尔的衣物，又不能保留它们。

也许是守护天使的帮助，答案不期而至，而且富有创意。一次，瓦内萨与朋友乔交谈时，乔提到她曾请雪莉·齐尔曼夫人帮女儿做过一条非常漂亮的拼花毯。瓦内萨

忽然想到，或许可以请齐尔曼夫人用米切尔的衣物做条毯子，这样既能“扔”掉旧物又留住一些念想！

瓦内萨专程前往新泽西州巴斯克港社区，拜访齐尔曼夫人。这位慈祥的夫人向瓦内萨展示了一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毯子，并告诉她每条毯子都要花很多时间进行制作。瓦内萨向齐尔曼夫人谈了自己的情况，并提出希望能用米切尔的衣物做条毯子。

“我来做，瓦内萨，”齐尔曼夫人不仅答应了瓦内萨的要求，而且表示“我唯一想要的回报，是你我和毯子的合影！”周末，瓦内萨把米切尔的衣物交给了齐尔曼夫人。

一周后，电话铃响了。毯子已经做好了。瓦内萨的心中既感到高兴和感动，又有着难以克制的悲伤。她请齐尔曼夫人帮女儿做过一条非常漂亮的拼花毯。瓦内萨

来了这么多，于是纷纷过来围观。

“谁叫约翰？”一个警察问。“是我。”约翰走过来战战兢兢地说，“上帝作证，我只是挖了一口井，我并没有犯法。”

“我不关心你挖了几口井，但镇上的人都说你挖出了七具尸体，我们觉得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，必须展开调查，现在那些尸体在哪里？”警察又问。

“七具尸体？”约翰顿时就糊涂了，想了好一会儿忽然大笑起来。他对警察们说，“这是哪儿的话，我只是告诉别人，我挖了一口井，大家再也不用去河边运水，相当于给每户人家增添了一个人手，我并没有从地下挖出七个人来，更没挖出七具尸体。”

漂亮的拼花毯。看到它，瓦内萨潸然泪下，对她来说，这是最珍贵之物。

如前所述，她们一起拿着漂亮的毯子拍了张照。齐尔曼夫人还透露了一个秘密，她正在为利亚姆赶制一条小毯子，这份爱心令瓦内萨再次热泪盈眶。

现在是披露秘密的时候了。瓦内萨打电话给姐姐杰西，请她过来看看东西。

杰西到家后，瓦内萨拿出毯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齐尔曼夫人帮我做的！”

“啊，太漂亮了，”杰西边查看手工，边赞叹道。突然，她认出一块拼布来自米切尔的衬衫，顿时明白了毯子的来龙去脉。两个心碎欲裂的姐妹捧着一位手艺精巧的夫人赶制的艺术品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不久，利亚姆也辨认出毯子上的几块拼布，称它为“爸爸的毯子”。瓦内萨和利亚姆都从中寻到了慰藉，当他们把自己裹在“舒适的毯子”里时，就仿佛被亲爱的丈夫和爸爸的手臂所围绕。